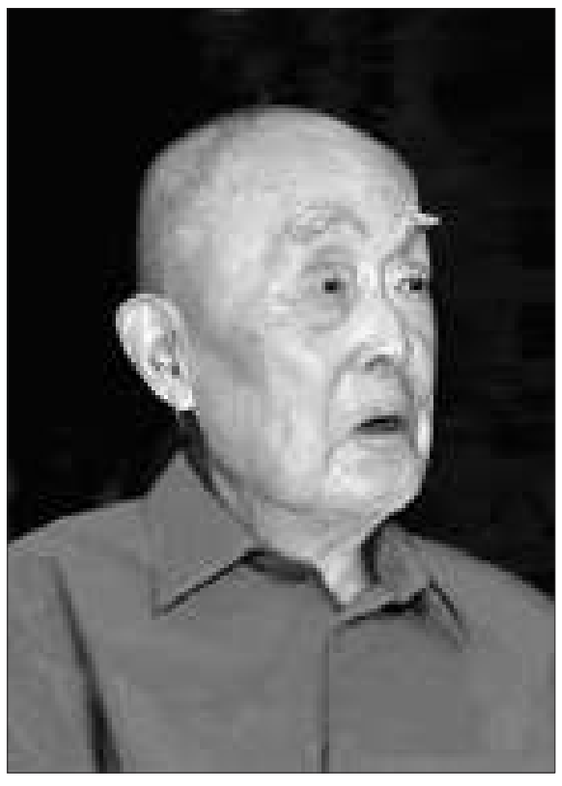
我懷念五十年前的西城

徐城北



季羨林九五華誕 郭曉勇攝

往事鈎沉

五十年前我在西城的男三中讀書，這是一座古老的中學，教師中有不少喜歡京劇。有一年紀念校慶，老師們粉墨登台演唱《法門寺》，演劉瑾的生物老師忽然開攪：「我說哥哥啊哥哥，你那大腦皮層裡頭還有咱家我嗎？」同學們這份樂啊，生物老師把課堂知識給用在舞台上了。西城當時有不少戲園子：西單路口就有長安大戲院，座位少而音響效果最好。我習慣買最便宜的票，先在後排偏僻座位坐定，等劇場響鈴燈暗了，再往前排甲座的空位上溜。另外在中山公園裡還有一個露天的音樂堂，大戲班有重要演出喜歡在這兒演。馬、譚、張、裘每逢合作，我喜歡到這兒來聽，還喜歡到後台門外看他們如何回家：馬是乘私家汽車，譚是坐包月三輪，裘是騎他的摩托，唯獨張卸妝慢，我從沒等到他回家……等把這些「角兒」送走了，我們回到公園前門卻找不着自己的自行車了，原來，是看車的把我們的車放進了觀禮台，還撂下話：「明晚上還有好戲，請早些來，散戲趕緊取車，順便把今晚的二分錢交了……」我真是高興啊，第二天，當我們幾個戲迷踏着月色往家騎，有人介紹起馬連良與李多奎同台的新近軼聞：馬與李穿着戲裝坐在台上，此時載歌載舞的演員正在前台忙碌，馬就低聲喊李：「二哥！」多爺耳背，一直叫到第三聲才聽見。「二哥，今天中午吃的什麼？」多爺不習慣馬先生的鬆弛，想了想這才回答：「啊，是餃子。」馬的興趣還真大：「啊，是什麼餡兒的？」李多爺用心回憶：「我怎麼吃完了就記不起來了……」不巧，胡琴這時響了，該李張嘴了——可他這一走神，就忘了詞啦！

「文革」後，我進入中國京劇院工作，經常去自己的劇院人民劇場看戲，有時吃飯不及，就習慣在護國寺小吃店喝碗麵茶墊底。我注意到，有老演員或老戲迷拿起盛着麵茶的磁碗，很靈巧地轉動碗沿，一邊不停喝着，又不讓麵茶燙着嘴巴。最後麵茶吃完，碗底跟洗過的一樣。看來不僅麵茶做得好，這吃的方式甚至這碗都很地道。這或許就是西城京劇的特色吧。

時間在不知不覺中流走，如今演京劇的地方少了，甚至連戲園子的數量也銳減了。西城人民的日常文化生活似乎缺了京戲這一門。儘管國家大劇院與梅蘭芳大劇院都在西城，但那兒的門檻高，不是一般老百姓進得去的呀。

我一輩子搬家多次，但搬來搬去幾乎都在西城。不久前我偶然在清早進入中山公園，發現它裡邊空空蕩蕩，我問正在掃地的清潔工：「人呢？打拳或遛彎的人呢？」對方白了我一眼：「您想想，如今公園附近哪兒還有散住的居民哪？」我點點頭，說得也是。我記起不久前到音樂堂看音樂會的感觸——是遙遠的丹麥哥本哈根女子合唱樂團的素身演唱，散場後我在夜色中發現中山公園漫地都是鬱金香，我心生感觸，懷念起原來的牡丹花及金魚來。我更想起護國寺的人民劇場，它門口的護國寺小吃店現在出了大名，據說它增加出好幾個分店，開辦在其他街上：好的是依然人滿爲患，但也有可惜處，我再難看到那種轉着瓷碗喝而不留一點兒痕跡的那些老人啦。再說，目前使用的塑料器皿也讓麵茶無法轉動啦。

不久前我偶然在電視上看見西城領導大談如何把西城打造成文化強區的種種舉措。西城的確是北京城的一塊寶地，過去講「東富西貴」，西城爲什麼貴人多？西太后夏天住頤和園冬天回皇宮，這些貴人家住西城，跑那邊都方便。今天中央首長住西城的也多，可任憑誰想見領導就未必方便了。其實，只要把地段文化打造好了，誰想見誰都未必難了。聽說西城柳蔭街的老年職工業餘演唱京戲以及棋牌活動很熱火，就聽說有高齡領導便裝出來與民同樂。京劇這東西，只要讓它出聲，它就無處不鑽，就到處顯示自己的潛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西城有振興京劇的傳統，也具有多方面的優勢。西城有顯赫的大劇場，但能不能再擠地方蓋幾座小戲園子？小戲園子是最容易聯繫群衆的，可以更多生發出一些馬連良與李多奎台上講閒話的軼聞，甚至引發去製造那種旋轉喝麵茶的瓷碗以及喝的方式，這些肯定都會有利於打造西城文化的魅力的呀。

白雪公主外衣下的小矮人

方元

流動空間

「美國衆議院議長佩洛西最喜歡在政治舞台上扮演「白雪公主」，她很善於站在道德的高地上批評中國。最近她去北京和上海訪問，爭取中國在「金融海嘯」中與美國合作。由於這次不能再談西藏問題，也不適合再談政治異見者，於是她爲自己找到另一個「道德高地」——環境保護。按她的解釋：「環保也是人權問題。」

但是，當她一面向中國推銷美國的政策，一面要求中國爲地球氣候暖化承擔責任的時候，佩洛西是否犯了失憶症，而且是選擇性失憶？她是否「忘記」了正是以美國爲首的一些西方發達國家造成了氣候暖化問題？是否「忘記」了美國多年來一直不肯執行《京都議定書》，拒絕與其他國家合作抵抗地球暖化？

西方有一種「理論」認爲，一個社會的自由程度越低，這個社會對環境的負面影響就越多，因此一個經濟不發達的、專制的、不自由的社會對生態環境造成的破壞大大多於一個發達的、民主的、自由的社會。於是西方政客經常想當然地把環境污染的責任推到不發達國家的身上。實際上，這種「理論」一直缺乏確鑿的證據，相反的情況倒是經常出現。例如，美國被認爲是最自由民主的國家，但它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一直是世界上最高的，人均排放量是中國的六倍。

既然「環保也是人權」，那麼讓我們簡單地看一下數字：美國的人口佔世界總人口的百分之四點五，而它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竟然佔全球總量的百分之二十三點七。我很想問問佩洛西：是否「米老鼠」偷了別人的「奶酪」和人權，還要把老鼠屎留給別人打掃？中國的人口是世界的百分之十九點六，排放量則佔全球總量的百分之十三點六。西方研究機構預測中國的排放量在二〇一〇年將達到或超過美國。即使如此，中國的人均排放量也只是美國人的五分之一。佩洛西有什麼資格站在「環保——人權」的道德高地上教訓中國呢？

事實上，地球暖化問題是西方發達國家在過去的經濟發展中種下的「毒蘋果」。然而這個世界上總有一些事情被人搞得天地顛倒。當發達國家和地區把有污染的企業轉移到不發達的地區之後，發達國家一邊揮霍不發達地區的物質資源，享受低價格消費帶來的優越生活，一邊裝扮成「白雪公主」、「道德導師」，教訓不發達的地區，指責他們造成污染和氣候暖化，要不發達地區對此承擔責任，要他們約束經濟發展的速度，要他們吃下「毒蘋果」。其實，儘管西方把環保這張「道德牌」抓在手裡，但這種推卸責任的行爲則很不道德。

中國由於近年來經濟發展迅速，溫室氣體排放量也大幅上升。西方對中國環保狀況的批評也越來越多。這是中國政府應該重視和改善的問題。但正如英國綠色和平組織的負責人任韶文（John Sauven）指出的：「西方國家將工廠轉移到中國，從而也將西方廢氣排放量的一大部分遷移到了中國」。根據英國的研究報告，在中國的碳排放量中有四分之一是西方發達國家「出口」給中國的。因此他認爲：「責任不應單由中國政府承擔，美國、歐盟和日本也應該負起責任。」

在減少排放量方面，大國應該更多地承擔責任。中國是《京都議定書》最早的締約國，而美國則至今不願締約。看來，在「白雪公主」的外衣下面可能是一個「小矮人」——美國經常是語言上的巨人，行爲上的矮子。當佩洛西在北京道貌岸然地大打「環保牌」的時候，華盛頓正在策劃以限制發展中國家碳排放量爲藉口，針對中國的進口產品設立「碳關稅」。實際上這是變相地讓中國爲美國的碳排放「買單」，這可不是道德君子所爲。

在「金融海嘯」中，我們已經見識了「美國人消費，中國人付賬」。在地球氣候暖化問題上，請佩洛西和華盛頓不要再扮演「白雪公主」，霸着「道德高地」，諉過於人，更不要再讓中國爲美國付賬單了。

哦，自主意識

春璇

西洋鏡

自主意識是熱門話題，更有人追蹤自主意識與人格意識之間的關係。其實，一個人自主意識的出現遠早於語言表達。這就是我們常常見到的，嬰孩因「不順他的意」而啼哭不已，更因爲看出媽媽目光露出不耐煩，即使是一瞬間，嬰孩也由衷感到憤怒。男孩子和女孩子在童年時代，受到奶奶、媽媽或大姐照料時，譬如，替他們擦臉和洗腳時，他們的自主意識顯示最清晰而強烈。男孩子大多顯得煩躁，嫌不舒服，覺得腦袋被按得太低，頸處被毛巾擦得太痛，盆中水溫太燙；雖然沒劇烈動作，但腳下分明在「開溜」，大人須一路追趕才能完成照料。男孩內心充滿了怨恨和牴觸，「我不要」！全部的身體語言都在表示：違背個人意願是痛苦的。可是，在同樣場合，女孩子的自主意識卻與男孩子截然相反，不僅與照料者配合得極好，而且目光中充滿感激。她明白這樣的照料能帶來清潔和美麗，而這是她渴望得到的。女孩更意識到，必須和「他者」合作。她還懂得，親人的照料是無償的服務，感恩之情發自內心。在這樣的心情下，頭被按低、頸部不適、水溫太燙，女孩子都不覺得有問題，完全不存在不舒服的感覺。

男孩子與女孩子截然不同的自主意識，儘管只是學齡前的無心之爲，也沒有對錯之分。但這樣的區分，在一些人那裡卻是終生的標記，是命運的烙印。這就是爲什麼許多男士一直到成年或老年，仍然和小時候一樣，任性躁動，率性而爲，簡直無理可喻。但是請注意，他們童年的淘氣已轉化爲霸王的專橫，動不動對朋友發脾氣，隨便對同事摔電話，一言不合朝家人擲茶杯。而女生呢，卻從童年時與照料者的配合中演繹出處世爲人的原則。她們以巨大的愛心寬容男同學、男同事、男友及丈夫的粗魯愚昧和反覆無常；至於女孩子那份感恩之情則轉化爲對下一代的無盡慈愛，成爲人類文明的光輝代表。

語樸情醇是正行

——深切緬懷中國翻譯界的旗幟季羨林先生

郭曉勇

二〇〇六年八月八日作者與季老合影

二〇〇九年七月十一日上午九時，學界望百泰斗季羨林先生走了。連日來，各媒體紛紛以「一個時代的結束」追憶季先生，不僅因爲這是一位精於語言、博學多思的學者，一位連接中西文化的架橋人，更因爲這是一位穿越世紀、終生守護良知、具足「三眞」（眞情、眞實、眞切）、語樸情醇的老人。

一

十一日上午，驚悉噩耗，我久望着早已準備好、幾年裡屢次爲先生拍攝的照片——原計劃八月六日與中國翻譯協會同仁一併爲先生祝壽時帶去的，心中竟悵然無措，握筆簽發以中國翻譯協會名義爲季先生所寫唁電的手，微顫不止。

七月十三日近午時分，多日來緊鎖北京仲夏天空的那層灰蒙，潮濕霧靄被幾聲疾雷打開。一陣清雨和低迴的哀樂聲中，我和中國外文局副局長、中國譯協副會長兼秘書長黃友義一起，隨着追思的人群，步入設在北京大學百年講堂南大廳的季先生靈堂，代表中國外文局和中國譯協前往弔唁，敬獻花圈和輓聯。

肅穆的靈堂上，迎面高懸的「沉痛悼念季羨林先生」橫幅下，是先生的巨幅遺像。遺像中的先生精神矍鑠，一如生前每次看望他時迎接我們的笑容和目光——樸厚、謙和、明澈而慈祥。望着雨中絡繹不絕前來的先生生前友好、學生和仰慕者，陪同我們的北京大學黨委副書記張彥不禁感歎：作爲一名晚年承擔社會責任的公衆人物，季教授的辭世竟引起如此多人群、媒體的關注，說明先生爲人之誠啊。

在靈堂外，我們遇到眼睛濕潤的中央電視台節目主持人朱軍。交談中，朱軍談起十二日晚播出的《藝術人生》欄目連夜製作的特別節目《背影》，話語哽咽：「我原本計劃爲先生再製作一期專輯的，可是，沒來得及！太遺憾了！」

是啊，先生爲人們所崇仰，不獨在學問。先生窮其畢生執著於中西方文化交流，穿越百年行進於冷僻寂寞的學術研習卻始終保持精深的學術思考，一生不隨流、不從衆、不媚俗，探及驪珠，無人取代。

二

季先生是畢生致力於中外文化交流、推動中華文化傳播的著名文學家、教育家、翻譯家和社會活動家。就世界學術界而言，當少有人能與這位北京大學「鎮校之寶」頡頏。儘管他生前曾多次請辭罩在自己頭上的三項光環——「國學大師」、「學界泰斗」、「國寶」，但他在人們心中的份量絲毫沒有減輕。

作爲中國翻譯協會創始人之一，自一九八二年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中國翻譯協會的前身）成立起，先生曾先後擔任中國譯協副會長、名譽理事。二〇〇四年，他同愛潑斯坦、黃華一起，當選爲中國翻譯協會名譽會長。自擔任中國譯協的領導工作以來，先生始終熱情積極，爲協會的發展，爲促進和推動協會的工作做出了積極貢獻。

先生一生高度重視翻譯工作和中西方文化交流，即使在生病住院期間也始終關注中國翻譯事業和翻譯工作的發展。因爲中國譯協工作的關係，近年來，我有機會幾次到北京三〇一醫院拜望先生，或向先生匯報譯協工作，或爲他祝壽，或給他送去出版的新作。先生每次都認眞聽取我們的彙報，並對改善翻譯行業現狀、提高翻譯質量等提出很多好的建議。

二〇〇四年九月二十五日上午，我和新世界出版社的同志到醫院看先生，那是我第一次同先生近距離接觸。當時我同先生講起有一年中東學會召開換屆會議，自己作爲新華社記者採訪，曾聆聽過先生的精彩講話。九十三歲高齡的先生饒有興趣地聽着並馬上說，是有那麼回事，但當時都講了些什麼記不住了，談不上精彩，但反正同中東有關、同阿拉伯有關。當得知我大學讀的專業是阿拉伯語後，精通梵文、巴利文、吐火羅語等語言的先生十分感慨：「阿語也難學啊！北大東語系是我國最早開設阿語課的院校之一，現在我國駐中東國家的外交使節不少都是北大畢業的。」先生還問起現在中國外文局有多少語種，翻譯力量如何。聽完我們彙報，先生方欣然點頭。

當時，新世界出版社出版過幾本先生的書，他都很滿意，這次先生當場允諾，將正在撰寫的《病榻雜記》仍交由他們出版，並拿出已完成的書稿給我們看。臨別前，他給前來的每個人簽名並合影留念。第一次見面，先生的謙和、平易、寧靜致遠，給人留下深刻印象，感覺不到一點大家的架子。正如詩人對先生的評價，「偉大無須裝飾，也不可形容，偉大只能是它自身」。

二〇〇六年八月六日是先生九十五華誕。那一天，溫家寶總理再次到醫院給季先生祝壽。兩天後，八日上午我和中國譯協秘書處的同志也去向先生祝賀生日。當先生聽說中國譯協已經獲得第十八屆世界翻譯大會的主辦權，並正在積極籌備時，深感欣慰。先生不顧病體，欣然提筆爲中國譯協題詞：「翻譯工作是跨學科、跨部門的，在促進中外文化交流、振興中華的事業中起着不可替代的橋樑作用。文明的社會，開放的國家，需要職業翻譯家。」

先生還意味深長地對我們說，「中國擁有兩千多年的翻譯史，翻譯作品的數量至今也是世界上最多的，這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需要。中國是世界第一翻譯大國，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中國今天翻譯事業的進步有目共睹。二〇〇八年世界翻譯大會將在中國召開，這是中國翻譯界的光榮，我這樣的老兵為你們感到鼓舞」。然而今天，這一切唯有追憶和緬懷。

先生曾多次說過，「我一生都在從事與促進中外文化交流相關的工作，我深刻體會到翻譯在促進不同民族、語言和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現在我們中國經濟蓬勃發展，文化也要跟上來。我們的五千年文化之所以久盛不衰、沒有間斷，是因為通過翻譯接受了外來文化的精華，通過翻譯外來典籍使舊文化中隨時注入了新鮮血液……」。

虛心向學的先生指出：「要想做好翻譯，懂外語，會幾個外語單詞，拿本字典翻翻是不行的，必須下眞功夫，下大功夫。」

一生講究學風，更講究學德。在這方面，季先生有專門的論述：「大家常說，學術是老老實實的東西，不能摻半點假。通過個人努力或集體努力，老老實實地做學問，得出的結果必然是實事求是的。這樣做，就算是有學術良心。剽竊別人的成果，或者為了沽名釣譽創造新學說或新學派而篡改研究眞相，偽造研究數據，這是地地道道的學術騙子。在國際上和我們國內，這樣的騙子亦非少見。」

筆耕不輟、思考不止的先生曾多次請辭自己頭上的「三項桂冠」，他說：「如果人生眞有意義與價值的話，其意義與價值就在於對人類發展的承上啓下、承先啓後的責任感。」

在病榻上仍用高倍放大鏡讀書的先生依然率眞樸厚。他告訴我們：「我在這兒是『冒牌的病人』。我可以再努力十年，我有這個信心。」先生是將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了中國翻譯事業和文化事業啊。有鑒於此，中國翻譯協會於二〇〇六年「國際翻譯日」前夕授予先生「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這是對他卓越的學術成就、嚴謹的治學態度和崇高的敬業精神的充分認可。先生獲此殊榮，當之無愧。

三

二〇〇七年元旦前夕，我再一次到三〇一醫院給先生送去新出版的《病榻雜記》，並恭賀新年。當得知這本新作在內地和香港簡、繁兩種版本幾乎同時出版時，先生輕撫着尚散發着新墨清香的封面，語樸情醇：「我對這個書特別關心。什麼原因呢，繁體字寫的，在香港發行的，這兩條非常有意義。從香港一個小時就到台灣，台灣再到夏威夷、舊金山和美國其他城市。再一條路就是到歐洲。這次繁體先出，後又出簡體，非常得體。就繁體字這一個條件，影響就大好多倍。」

那一天，先生格外開心，談興甚濃。本來約定半個小時的會面，持續了一個多小時，直到在一旁忙碌的生活秘書楊女士不得不一次次「提醒」。不承想，這次竟成了與先生生前的最後一面！原本二〇〇八年八月初成功舉辦世界翻譯大會後，是要去向先生彙報的，但當時緊臨北京奧運會期間，關心、拜望先生的人很多，就不忍前往再去打攪，僅通過其他方式轉達了敬意和問候。

就在幾天前，我還同新世界出版社前總編輯周奎傑女士談起先生。她告訴我，上周和北大的兩位同學去醫院看望了先生，還帶去親手包的餃子和他愛喝的菜粥，她正和老同學商量怎樣給先生過茶壽呢！我說久未看望先生了，今年一定要和譯協的同志爲先生祝壽。

然而今天，先生溫和而堅定的背影遠去。「我那天給先生包的餃子，也不知先生吃得是否可口？痛失導師，欲哭無淚！」周女士在七月十一日上午回覆我的短信中寫道。

先生走了，中國翻譯界痛失一面千秋光芒的旗幟。我們再也沒機會聆聽先生談翻譯、談寫作、談人生的眞諦，但先生生前「要把翻譯工作做好、做實」的一再叮囑，卻是我們每一位翻譯工作者要用心聆聽的。先生說過，「如果沒有翻譯，社會溝通就無法進行。和諧社會建設，離不開翻譯的重要作用。從事翻譯工作的同志任務艱巨，任重道遠，所以要加倍努力。未來是你們的，希望看到翻譯事業人才輩出，蒸蒸日上」。

胡適先生曾說，做學問要像北京大學的季羨林那樣。張中行則認爲，先生一身兼具三種難能：「一是學問精深，二是爲人樸厚，三是有深情。」

「做人要老實，學外語也要老實。學外語沒有什麼萬能的竅門。俗語說：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這就是竅門」。先生之言猶如在耳，寄託着他對中國翻譯事業的關懷與厚望，對全國翻譯工作者的激勵與鞭策。翻譯界同仁要時刻牢記社會責任和歷史使命，無愧於改革開放的時代，無愧於老一輩翻譯家的重託。先生對中國翻譯事業的繁榮和發展、對中國翻譯協會的成長與進步所做出的貢獻，將永遠銘記在我們的心中。

斯人背影遠去，然風骨猶存。先生以兼有諸家同能、獨秀孤芳的百年人生沉澱，以忠誠的愛國之心、卓越的造詣學識、堅定的良知品格，爲身後每一位中國知識分子樹立起一面旗幟，一面關照着中國翻譯界的不朽的旗幟。

「浮花浪蕊豈眞芳，語樸情醇是正行」。追憶以記錄，緬懷以沉思。最好的懷念，當以先生爲榜樣，做人、做事、做學問。

（**按**：作者爲中國外文局常務副局長、中國翻譯協會常務副會長）

二〇〇九年七月十五日於北京靜遠軒

「北電」巨擘倒塌

姚船

名居人語

在加拿大，提起「北電網絡」（Nortel Networks）這家公司，就像問香港人關於「大笨象」滙豐銀行一樣，幾乎無人不知。

加國雖是發達西方國家，但能稱得上世界知名的企業其實不多。「北電」這個品牌曾是加拿大人的驕傲，因爲它原是全球數一數二的電訊設備生產商，業務遍布全球，包括中國。可惜一場金融海嘯，就把「北電」這個科技行業巨擘推倒，令人不勝感慨。

上世紀九十年代，時任中國總理的朱鎔基到加拿大訪問，就把參觀「北電」納入行程。該公司從小到大，高峰時股價一百二十加元，幾乎每一個涉足股海的人，都或多或少買過該隻股票，確實造就了一批「富翁」。當時「北電」市值佔加拿大多倫多股票交易所上市公司總值三成以上，該公司稍有風吹草動，股市當即波濤洶湧。有次「北電」公布壞消息，股票大跌，令交易所綜合指數一下子狂瀉近千點，跌幅超過一成。

隨着科技泡沫爆破，「北電」股價插水式下降，每股只剩六十七仙，成爲名副其實的「仙股」。後進行整頓重組，撤換管理層，更將十股合爲一股。經過一番掙扎，有了起色，又吸引大批投資者捧場。誰知好景不常，不久再被揭發高層行政人員虛報業績造假，引起大規模法律訴訟，從此一蹶不振。至今年初在加美兩地法院尋求破產保護，但最終未能浴火重生，六月底從多倫多、紐約交易所同時除牌。其時每股只有加幣十六仙，且是十股合一後的價值。

據報「北電」會將主要核心業務賣給德國西門子公司，部分員工轉往新公司工作，以保住飯碗，其餘的斬件出售。除非天降救星，否則，「北電」將壽終正寢，結束加國大地上一個曾經光彩奪目的童話。

「北電」的悲劇，套用一句中國俗語，叫「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首先肯定的是管理不善，高層雖多番更換，仍問題迭出，一再讓社會民衆失去信心。其次是該公司多年來故步自封，缺乏創新，在現代競爭激烈的大環境下，被淘汰是不可避免的事，結果，一場金融風暴，摧枯拉朽，就把原本已千瘡百孔內裡蛀空的龐然大物一下子吹倒，可惜，可悲也可鑑！

「北電」雖然只是一家高科技公司，但它的浮沉，它所折射出來的教訓，卻足以讓各行各業和所有的人深思。